

还珠格格

续
二之二

再续前缘

琼瑶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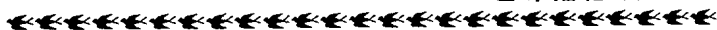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7

乾隆四十五年，天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动乱多年的边疆也趋于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民风淳朴，乾隆之治达到了盛世。

西藏这个历年来的多事之地近年来也和和平，没有再挑起动乱，这还要归功于当年乾隆爷将福伦大学士的次子尔泰与西藏地司巴勒奔最宠爱的小公主塞娅联姻，至今仍为天下人广为传颂。

时下正值初夏，在这个季节是西藏一年四季中最美的季节，万物郁郁葱葱，勃发生机，出坡的小道不时走过几头牦牛，还有不远万里前来朝拜的人，远处终年覆盖的白雪的巍峨山峰，犹如擎天之柱屹立在天边，到处给人祥和，这种异域风采完全有别于江南。

还珠格格续二

此间的人们由于生存环境的缘故，天生一副豪爽性格，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完全不拘于汉人的凡俗礼节。

在一片树木纵生的山林里，林子边传来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急促。从密林里“嗤”的一声窜出一只兔子，左躲右闪，似乎在逃避着什么。

这时，从林子里，一匹马飞驰而出，马上一位藏民打扮的年轻人，从衣着的布料和打扮来看，这不是一个普通藏民家的子弟。这匹马速度奇快，三下两下就追上了这只野兔，这位藏族青年，自马上一弯，单手一抓，动作胜似敏捷，一转眼，这只野兔就被生擒了。

这位藏族青年将兔子捧到面前，抚摸了一下，然后翻身下马，两手一松把兔子放走了。

这兔子奔到树林边时，回头看了一眼这位藏族青年，眼中流露出感激之情，这位青年面露微笑，对这只兔子挥了挥手，转眼，兔子就消失在林中了。

这时，才看清这位藏族青年的相貌，年纪大约

还珠格格续二

十九岁左右，由于西藏阳光的缘故，皮肤略黑，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英气逼人，目若朗星，这双眼睛仿佛会说话，就凭这双眼睛可令天下无数女子动心，这位青年给人的印象就是稳重，给人以踏实的感觉。

这位青年就是当年与西藏土司巴勒奔的小女儿塞娅联姻的福伦大学士的次子福尔泰的儿子欣平，当年尔泰与塞娅成亲后就随塞娅一起来到了西藏，帮助塞娅的父亲共同治理西藏的事务，十几年来，尔泰将一些中原的先进技术引入了西藏，西藏迅速发展起来。如今尔泰几乎得到了每一个藏民的尊敬。

从林中又飞奔出一匹马来，马上的少年口里不停的喊到：

“少爷，少爷，你在哪里。”这位少年脸色甚是焦急。

这时，看见了把兔子刚放走的欣平，急忙勒马，从马上跳下来，直奔欣平走来，口里不停嚷道：

“少爷，你也骑得太快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还珠格格续二

要是您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我该怎么向王爷和夫人交待。”

这位少年是欣平的随身小仆，叫清平，两人虽说是主仆关系，实则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兄弟。

欣平笑道：

“拉萨这个地方每一寸土地我都熟悉，怎么会有什么意外呢。”

“不管怎么样，还是小心些好。哦，对了，刚才您追的兔子呢？”清平嗔怪道。

欣平不紧不慢地说：“被我放生了。”

清平急道：

“您追了它几个时辰，到手了为什么又把它给放了呢？”

欣平说：

“我捉兔子并不是为了想捕杀它，我只是想出来走走，顺便练练身手，何况，兔子也是一个有生命的生灵，让它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树林里不好吗？好了，时候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回去晚了，又要挨骂了。”

还珠格格续二

二人沿着小路向城里奔去。欣平和父母并不住在布达拉宫内，前几年，为了加强汉藏关系，尔泰被皇上封为王爷，并由国库出资，在拉萨城内造了一座王爷府，府内大部分都是汉人奴婢，并且按汉人的习俗生活。

二人一进入王府，一仆人赶过来对欣平说：

“少爷，王爷和夫人正在客厅里等您，吩咐奴才如果一见到少爷您回来，就叫您立即到客厅去。”

欣平自言自语道：

“这回可惨了，又被爹娘知道我偷着跑出去玩了。”

清平吞吞吐吐说：

“少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那能有什么办法，只有去看看有什么事了，最多也不过让爹打一顿了。”欣平叹道。

进入客厅，欣平一看父亲阴沉着脸和母亲坐在客厅里。

年近四十的尔泰，儒雅沉稳，与二十年前那个易冲动的尔泰判若两人，而塞姬完全汉化了，乍一

还珠格格续二

看就象一个汉人主妇，完全没有了异域女子的痕迹，岁月不饶人，两人的脸都已经让时间刻下了印记，但仍留下了些许年轻时的风采。

塞娅一见儿子回来了，赶忙走上前对着儿子的耳朵轻轻说：

“你爹今天心情不太好，让他说两句就没事了。”

欣平笑着对娘点点头，然后上前一步，跪倒在地，说：

“孩儿给父亲大人请安了。”

尔泰叹了一口气道：

“叫你在家里好好读书，你偏要偷偷跑出去，你这样子实在让爹太寒心了。”

塞娅赶忙替儿子解释道：

“这您就错怪孩子了，其实并不是平儿不肯在家读书，而是在西藏这么大的地方，再也没有一个人能教他，也没有一本书他没有读过了，儿子已经长大了，也应该让他出去见见世面了。”

原来欣平自幼聪明过人，从他五岁起，家里就请老师教他功课，等到他六岁时，这位先生就辞职

还珠格格续二

走了，临走时，先生对王爷说：

“此子委实聪明，老朽所知已倾囊传授，再过一年就该他教我，而非我教他了。”

此后，一连换了数位先生，但没有一人能长久，到欣平十五岁时，全藏已经没有人能够再教他了。

如今的欣平通古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在这里象被笼子缚住了一样，心里渴望能到外面去见识一下，可他父亲一直觉得他年纪太小，实在不忍心让他离开家，就一直都没有同意。

尔泰先在心中想了一想缓缓地说：

“平儿，我想你娘说的话也有些道理，你今年已经十九岁了，也应该让你出去见见世面了，过段时间，我和你大伯联系好了以后，你就到北京去一趟。”

欣平欣喜若狂道：

“爹，这是真的吗？”

尔泰道：“爹什么时候骗过你，不过到了北京以后，要听大伯的话，万一惹出什么大祸来，爹可

还珠格格续二

不管你。”

欣平道：

“谢谢爹，孩儿知道了，孩儿此去一定作番大事，为爹爹你争光。”

尔泰道：

“做大事倒不必了，只要平安就好。”

塞娅道：

“好了，平儿，既然你爹已经同意你去了，你就好好准备一下，这几天多在家里陪陪爹娘。”

欣平说：

“爹娘，孩儿先行告退了。”

说完，就和清平走出了客厅，一出门就一把抱住清平，高兴他说：

“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去了。”

清平沮丧地说：

“少爷，你是可以到处去游玩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咱们不知要过多少年才能再见面。”

欣平笑道：

“傻小子，你认为我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吗？我会向爹娘请求让你和我一起走的。”

还珠格格续二



清平马上破涕而笑道：

“少爷，这是真的吗？”

欣平道：

“真的，现在你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只等爹一声令下我们就出发。”

* * * *

王府里的布局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江南的大户人家，房子的布局和摆设完全看不出这是在高原上，乍一看还以为自己身处江南，楼台水榭，奇树怪石，名花异草，使若大一个王府变成一个仙境似的地方。

现在已是三更天了，欣平蹑手蹑脚地轻轻把门打开，把头伸出来看了看，发现左右无人，便从房里出来，向侧门走去。

他进了一道月洞门。一座大的假山立他的面前，脚下是石子铺的路，路分左右两段。他向左边走去。

路是往上斜的并不宽，但很曲折，路的尽头是一个山洞，他走出洞便看见路往下斜，同时一股清

还珠格格续二

香扑到他的鼻端。

他走了一段路，前面似乎没有路了。但是他慢慢地走过去。身体左边还有一条小路。

他刚转了弯，前面豁然开朗，眼前一片浅红色。

这是一片花林，红白各色的花开得正繁。

他走进了花林，踏着散落在地上的花瓣，用手拨开垂下的树枝，走出花林便看见一幢小茅草屋。

欣平走到屋门口，跪在门口，轻轻地说：

“师傅，徒儿欣平来看您老人家了。”

这时，屋里传来一声咳嗽声，接着有一个苍老的声音传出：

“进来吧。”

欣平推开房门，房里极其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凳子，床上躺着一位花甲老人，头发和胡须全白了，身躯佝偻，脸上布满了皱纹，脸上还有一道长长的令人可怖的疤痕。

这位老人是十五年前由尔泰在藏边上救回的一个快死的叫花子，他本来是位奇人异士，由于被多人追杀，无路可逃才逃到这里，由于身受重伤而晕

还珠格格续二

倒在地上，刚好碰到尔泰在各地巡视，把他救回家中。

这位老人多年来一直隐居，在欣平六岁那年乱打乱撞找到了这个地方，老人为了报答尔泰的救命之恩，就向欣平传授了他的武功，由欣平资质奇佳，这些年来，已经学到了老人家的全部武学。

老人低沉地说道：

“平儿，这么晚了来找为师有什么事吗？”

欣平仍掩不住喜悦之情，高兴地说道：

“我爹终于同意让我出去见见世面了，从此以后，我可以见到更多新鲜事物，认识更多的朋友了。”

老人咳了一声说道：

“能出去走走，增加你的阅历和经验对你以后作人很有帮助，不过你要记住，在外面无论你做什么事，最重要的是能对得起你的良心，这样你作人你才不会误入歧途，此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到了外面，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的事，为师年纪已经大了，不想再介入外面江湖中的事事非非，当年为师只为了伸张正义，得罪了不少黑道中人，才被他

还珠格格续二

们追杀至此。”

欣平恭敬地说道：

“师父教训的是，徒儿一定会谨记师父教诲，只是此次徒儿离开师父，就不知几时能够再见师父您了，徒儿会挂念师父你老人家的。”

说着说着，声音变得哽咽了，眼里噙着泪花。

老人笑道：

“傻孩子，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聚散离合本人生常事，不必太往心里去，只要你心里有师父这个人，师父也就知足了。”

欣平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茅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尔泰已经接到了大哥的来信，信里说非常高兴欣平能到北京去，并请尔泰放心，他们会照顾好欣平的。

三日后，欣平和父亲去拜见过了外公土司巴勒奔，向他征求了意见后出发了，尔泰、塞娅送欣平、清平一直到城外，塞娅的眼里始终含着泪水，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塞娅哽咽地说：